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辭巧存體面 寫借據別出心裁

原來那錢塘縣知縣未發跡時，他的正室太太不知與和尚有了甚麼事，被他查著憑據。欲待聲張，卻又怕於面子有礙，只得咽一口氣，寫一紙休書，把老婆休了，再娶這一位孺人的。此刻恰好遇了這個案子，那迂奶奶又自己碰了來，他便要借這個和尚出那個和尚的氣，借迂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醜。當時坐了二堂，先問：「和尚提到了沒有？」回說：「提到了！」又叫先提小和尚上來，問道：「你有師父沒有？」回說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叫甚名字？」回說：「叫某某。」又問：「你還有甚麼人？」回說：「有個師太。」問：「師太是甚麼人？」回說：「師太就是師太，不知道是甚麼人。」問：「師父、師太，可是常住在哪裡？」回說：「不是，他兩個天天來一遍就去了。」問：「天天甚時候來？」回說：「或早上，或午上，說不定的。」問：「他們住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師父住在某廟裡，師太不知道住在哪裡。」問：「他們天天來做甚麼？」回說：「不知道。來了便都到裡面去了，我們都趕在外面，不許進去，不知他們做甚麼。有一回，我要偷進去看看，老媽媽還喝住我，不許我進去，說師父和師太太呢。」知縣喝道：「胡說！」隨在身邊取出那張小照，叫衙役遞給小和尚，問他：「這是誰？」小和尚一看見，便道：「這就是我的師太。」知縣叫把小和尚帶下去，把和尚帶上來。知縣叫擡起頭來。和尚擡起頭，知縣把他仔細一端詳，只見他生得一張白淨面孔，一雙烏溜溜的色眼，倒也唇紅齒白。知縣把驚堂一拍道：「你知罪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僧人不知罪。」知縣冷笑道：「好個不知罪！本縣要打到你知罪呢！」把簽子往下一撒，差役便把和尚按倒，褪下褲子，一啊，二啊的打起來。打到二十多下，知縣喝叫停住了。問那行刑的差役道：「你們受了那和尚多少錢，打那個虛板子？」差役嚇得連忙跪下道：「小的不敢，沒有這件事。」知縣道：「哼！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縣，你敢在我跟前搗鬼呢！」喝叫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杖，鎖起來；打得他兩個皮開肉綻，鎖了下去。知縣喝叫再打和尚。這回行刑的，雖是受了錢，也不敢動手腳了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沒命的打下去，打得那和尚殺豬般亂叫。一口氣打了五百板，打得他血肉橫飛，這才退堂。人到上房，只見那迂奶奶臉色青得和鐵一般，上下三十二個牙齒一齊叩動，渾身瑟瑟亂抖。

原來知縣說是發落希奇古怪案子，又叫他孺人去看，孺人便拉了迂奶奶同去。迂奶奶就有點疑心，不肯去，無奈一邊盡管相讓。迂奶奶回念一想，那和尚已經在保，今天未聽見提到，或者不是這件事也未可知，不妨同去看看。原來那和尚被捉時，他一黨的人都不在寺裡，所以沒人通信。及至同黨的人回來知道了，趕去報信，迂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，趕到衙門裡來了，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經提到。當下走到屏風後頭，往外一張，見只問那小和尚。心中雖然吃了一驚，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，問他，我倒不怕，諒他也不敢叫我去對質。後來見知縣拿小照給小和尚看，方才顏色大變，身上發起抖來。孺人不知就裡，見此情形，也吃了一驚，忙叫丫頭仍扶了到上房去。再三問他覺得怎麼，他總是一言不發。又叫打轎子「我回去」。誰知這縣衙門宅門在二堂之後，若要出去，必須經過二堂，堂上有了堂事，是不便出去的。迂奶奶愈加驚怪，以為知縣故意和他為難。又聽得老媽子們來說：「老爺好古怪！問了小和尚的話，卻拿一個大和尚打起來，此刻打的要死快了！」迂奶奶聽了，更是心如刀刺，又是羞，又是惱，又是痛，又是怕。羞的是自己不合到這裡來當場出醜；惱的是這個狗官不知聽了誰的唆使，毫不留情；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，受此毒刑；怕的是那知縣雖然不敢拿我怎樣，然而他退堂進來，著實拿我挖苦一頓，又何以為情呢！有了這幾個心事，不覺越抖越利害，越見得臉青唇白，慢慢的通身抖動起來。嚇得孺人沒了主意。恰好知縣退堂進來，他的本意是要說兩句挖苦話給他受受的，及至見了他如此光景，也就不便說了。連忙叫人去拿薑湯來，調了定驚丸灌下去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定了，又不覺一陣陣的臉紅耳熱起來。知縣道：「少夫人放心！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。別人不打緊，老中堂臉上，侍生是要顧著的，將來辦下去，包管不礙著府上絲毫的體面。」迂奶奶此時，說謝也不是，說感激也不是，不知說甚麼好，把一張臉直紅到頸脖子上去。知縣便到房裡換衣去了。迂奶奶無奈，只得搭訕著坐轎回府。

這邊知縣卻叫人拿了傷藥去替和尚敷治，說用完了再來拿，他的傷好了來回我。家人拿了出去，交代明白。過了幾天，卻不見來取傷藥。知縣心裡疑惑，打發人去問，回說是已經有人從外頭請了傷科醫生，天天來診治了。知縣不覺一笑。等過了半個月，人來說和尚的傷好了，他又去坐堂，提上來喝叫打，又打了一百板押下去。那邊又請醫調治，等治得差不多好了，他又提上來打。如此四五次，那知縣借這個和尚出那個和尚的氣，也差不多了，然後叫人去給那和尚說：「你犯的罪，我自己知道。你到了堂上，如果供出實情，你須知汪府上是甚麼人家，只怕你要死無葬身之地呢！我此刻教你一個供法：你只說向來以化齋為名，去偷人家的東西；並且不要說都是偷姓汪的，只揀那有款的字畫，說是偷姓汪的，其餘一切東西，偷張家的，偷李家的，胡亂供一陣。如此，不過辦你一個積竊，頂多不過枷幾天就沒事了。」和尚道：「他提了我上去，一問也不問就是打，打完了就帶下來，叫我從何供起！」那人道：「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。你只照我所教的供，是不錯的。」和尚果然聽了他的話，等明日問起來，便照那人教的供了。知縣也不再問，只說道：「據你所供東西是偷來的，是個賊；但是你做和尚的，為甚又置備起婦人家的妝奩用具來，又有女鞋在床底下？顯見得是不守清規了。」喝叫拖下去打，又打了三百板，然後判了個永遠監禁。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，叫人來領贓，只把幾張時人字畫領了去。一面寫個稟帖稟復汪中堂，也只含含糊糊的，說和尚所偷贓物，已訊明由府上領去；和尚不守清規，已判永遠監禁。汪中堂還感激他辦得乾淨呢。他卻是除了汪府領去幾張字畫之外，其餘各贓，無人來領，他便聲稱存庫，其實自行享用了。更把那一所甚麼精舍，充公召賣，卻又自己出了二百弔錢，用一個旁人出面來買了，以為他將來致仕時的菟裘。苟才和繼之談的，就是這麼一樁故事。我分兩樁聽了，便拿我的日記簿子記了起來。

天已入黑了。我問繼之道：「苟才那廝，說起話來，沒有從前那麼亂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上了年紀了，又經過多少閱歷，自然就差得多了。」我道：「他來求薦醫生，不知大哥可曾把端甫薦出去？」繼之道：「早十多天我就薦了，吃了端甫的藥，說是安靜了好些。他今天來算是謝我的意思。」說話間，已開夜飯，忽然端甫走了來。繼之便問吃過飯沒有。端甫道：「沒有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那麼不客氣，就在這裡便飯罷。」端甫也就不客氣，坐下同吃。

飯後，端甫對繼之道：「今天我來，有一件奇事奉告。」繼之忙問：「甚麼事？」端甫道：「自從繼翁薦我給苟觀察看病後，不到兩三天，就有一个人來門診，說是有了個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聞聲則驚，求我診脈開方。我看他六脈調和，不像有病的，便說你六脈裡面，都沒有病像，何以說有病呢。他一定說是晚上睡不著，有一點點小響動，就要嚇的了不得。我想這個人或者膽子太小之過，這膽小可是無從醫起的，雖然藥書上或有此一說，我看也不過說說罷了，未必靠得住，就隨便開了個安神定魄的方子給他。他又問這個怔忡之症會死不會。我對他說：『就是真正得了怔忡之症，也不見得一時就死，何況你還不是怔忡之症呢。』他又問忌嘴不要，我回他說不要忌的，他才去了。不料明天他又來，仍舊是觀觀瑣瑣的問，要忌嘴不要，怕有甚麼吃了要死的不。我只當他一心怕死，就安慰他幾句。誰知他第三天又來了，無非是那幾句話，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。及至細細的診他脈像，卻又不是，仍舊胡亂開了個寧神方子給他。叫他纏了我六七天。上前天我到苟公館裡去，可巧巧兒碰了那個人。他一見了我，就漲紅了臉，回身去了。當時我還不以為意，後來仔細一想，這個情形不對，我來看病時，口口聲聲說的病情，和苟觀察一樣的，卻又口口聲聲只問要忌嘴不要，吃了甚麼是要死的，從來沒問過吃了甚麼快好的話，這個人又是苟公館裡的人，不覺十分疑惑起來。要等他明天再來問他，誰知他從那天碰了我之後，就一連兩天沒來了。真是一件怪事！我今天又細細的想了一天，忽然又想起一個疑竇來：他天天來診病，所帶來的原方，從來是沒有抓過藥的。大凡到藥鋪裡抓藥，藥鋪裡總在藥方上蓋個戳子，打個碼子的；我最留神這個，因為常有開了要緊的藥，那病人到那小藥鋪子裡去抓，我常常知照病人，誰家的藥靠得住，誰家的靠不住，所以我留神到這個。繼翁，你看這件事奇不奇！」我和繼之聽了，都不覺愣住了。我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是他家甚麼人，倒不得明白。」端甫

道：「他家一個少爺，一個書啟老夫子，一個帳房，我都見過的。並且我和他帳房談過，問他有幾位同事，他說只有一個書啟，並無他人。」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難道是底下人？」端甫道：「那天我在他們廳上碰見他，他還手裡捧著個水煙袋抽煙，並不像是個底下人。」繼之道：「他跟來的窮親戚本來極多，然而據他說，早都打發完了。」端甫道：「不問他是誰，我今天是過來給繼翁告個罪，那個病我可不敢看了。他家有了這種人，不定早晚要出個甚麼岔子，不要怪到醫生頭上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又何必呢。端翁只管就病治病，再知照他忌吃甚麼，他要在旁邊出個甚麼岔子，可與你醫生是不相干的。」端甫道：「好在他的病，也不差甚麼要痊癒了。明天我再請我，我告訴他要出門去了，叫他吃點丸藥。他那種闊佬，知道我動了身，自然去請別人；等別人看熟了，他自然就不請我了。」說罷，又談了些別的話，方才辭去。

我和繼之參詳這個到底是甚麼人，聽那個聲口，簡直是要探聽了一個吃得死的東西，好送他終呢。繼之道：「誰肯作這種事情，要就是他的兒子。」我道：「幹是旁人是不肯幹這個的。幹到這個，無非為的是錢，旁人幹了下來，錢總還在他家裡，未必拿得動他的。要說是兒子呢，未必世上真有這種梟獍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也難說，我已經見過一個差不多的了。這裡上海有一個富商，是從極貧寒、極微賤起家的。年輕時候，不過提個竹筐子，在街上叫賣洋貨，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。不多幾時便發了財，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貨舖子開著，其餘大行大店，他有股分的，也不知多少。生下幾個兒子，都長大成人了。內中有一個最不成器的，終年在外頭非嫖即賭，他老子知道了，便限定他的用錢，每月叫帳房支給他二百洋錢。這二百塊錢，不定他兩三個時辰就化完了，那裡夠他一個月的用。鬧到不得了，便在外頭借債用。起初的時候，仗著他老子的臉，人家都相信他，商定了利息，訂定了日期，寫了借據；及至到期向他討時，非但本錢討不著，便連一分幾釐的利錢也付不出。如此攪得多了，人家便不相信他了。

「他可又鬧急了，找著一個專門重利盤剝的老西兒，要和他借錢，老西兒道：『咱借錢給你容易的，但是你沒有還期，咱有點不放心，所以啊，咱就不借了。』」他說道：『我和你訂定一個日子，說明到期還你；如果不還，憑你到官去告。好了罷？』老西兒道：『哈哈！咱老子上你的當呢！打到官司，多少總要化兩文，這個錢叫誰出啊！你說罷，你說訂個甚期限罷？』他說道：『一年如何？』老西兒搖頭不說話。他道：『半年如何？』老西兒道：『不對，不對。』他道：『那麼準定三個月還你。』老西兒哈哈大笑道：『你越說越不對了。』他想這個老西兒，倒不信我短期還他，我就約他一個遠期，看他如何。他要我訂遠期，無非是要多刮我幾個利錢罷了，好在我不在乎此。因說：『短期你不肯，我就約你的長期，三年五年，隨便你說罷。』老西兒搖搖頭。他急道：『那麼十年八年，再長久了，恐怕你沒命等呢！』老西兒仍是搖頭不語。他著了氣道：『長期又不是，短期又不是，你不過不肯借罷了。你既然不肯借，為甚不早說，耽擱我這半天！』老西兒道：『咱老子本說過不借的啊。但是看你這個急法兒，也實在可憐，咱就借給你；但是還錢的日期，要我定的。』他道：『如此要那一天還？你說。』老西兒道：『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，你只在借據上寫得明明白白的，說我借到某人多少銀子，每月行息多少，這筆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，就本利一律清算歸還，咱就借給你了。』他聽了一時不懂，問道：『我借你的錢，怎麼要等你的爸爸死了還錢？莫非你這一筆款子，是專預備著辦你爸爸喪事用的麼？』老西兒道：『呸！咱說是等你的爸爸死了，怎麼錯到咱的爸爸頭上來！呸，呸，呸！』他心中一想，這老西兒的主意卻打得不錯，我老頭子不死，無論約的那一年一月，都是靠不住的，不如依了他罷。想罷，便道：『這倒依得你。你可以借一萬給我麼？』老西兒道：『你依了咱，咱就借你一萬，可要五分利的。』他嫌利息太大。老西兒說道：『咱這個是看見款子大，格外相讓的；咱平常借小款子給人家，總是加一加二的利錢呢。』兩個人你爭多，我論少，好容易磋磨到三分息。那老西兒又要逐月滾息，一面不肯，於是又重新磋磨，說到逐年滾息，方才取出紙筆寫借據。

「可憐那位富翁的兒子，從小不曾好好的讀書，提起筆來，要有十來斤重。平常寫十來個字的一張請客條子，也要費他七八分鐘時候，內中還要犯了四五個別字。筆畫多點的字，還要拿一個字來對著臨仿。及至仿了下來，還不免有一兩筆裝錯的。此刻要他寫一張借據，那可就好比新貢士殿試寫一本策還難點了。好容易寫出了『某人借到某人銀一萬兩』幾個字，以後便不知怎樣寫法。沒奈何，請教老西兒。老西兒道：『咱是不懂的，你只寫上等爸爸死了還錢就是。』」他一想，先是爸爸兩個字，非但不會寫，並且生平沒有見過。不要管他，就寫了父親罷。提起筆來先寫了一個『父』字，卻不曾寫成『艾』字，總算他本事的了。又寫了半天，寫出一個『親』字來，卻把左半邊寫了個『幸』字底下多了兩點，右半邊寫成一個『頁』字，又把底下兩點變成個『兀』字。自己看看有點不像，也似乎可以將就混過去了。又想一想，就寫『死了』兩個字，總不成文理，卻又想不出個甚麼字眼來。拿著筆，先把寫好的念了一遍。偏又在『父』字上頭，漏寫了個『等』字，只急得他滿頭大汗。沒奈何，放下筆來說道：『我寫不出來，等我去找一個朋友商量好稿子，再來寫罷。』老西兒沒奈何，由他去。

「他一走走到一家煙館裡，是他們日常聚會所在，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賭友。他先把緣由敘了出來，叫眾人代他想個字眼。一個道：『這有甚麼難！只要寫「等父親死後」便了。』一個說：『不對，不對。他原是要避這個死字，不如用「等父親歿後」。』一個道：『也不好。我往常看見人家死了父母，刻起訃帖來，必稱孤哀子，不如寫「等做孤哀子後」罷。』」

正是：局外莫譏牆面子，此中都是富家郎。不知到底鬧出個甚麼笑話，且待下回再記。